傳播與敘事 —

以「生命故事」為核心的理論重構提案

中文摘要

本文旨在延續過去研究興趣進而討論「傳播」與「敘事」之構連可能，並以敘事領域新起之「生命故事」（life stories）為核心概念，嘗試發展可供傳播領域「往敘事轉向」（the narrative turn）之基礎，藉此或能建立「傳播敘事學」（或「敘事傳播學」，名稱未定）之初步理論意涵。

本文首先介紹與「生命故事」有關之相關敘事研究取向，包含「敘事心理學」、「敘事老人學」、「生命故事訪談」等，以期說明其等如何可能與「傳播敘事學」（或「敘事傳播學」）結合。例如，敘事心理學較為著重「思維」與「敘述」之關連，牽涉了「生命故事」的本質，屬「本體論」關心之問題。「敘事老人學」強調「老人之經驗如何透過故事文本講述」，似屬「認識論」範疇。至於「生命故事訪談」常與「如何取得生命故事」有關，當係「方法論」之討論對象。

本文次則以「組織【溝通】敘事」、「品牌【行銷】敘事」、「媒介（老人部落格）敘事」為例說明這些次領域未來如何可能成為「傳播敘事學」（或「敘事傳播學」）之核心發展方向。舉例來說，「組織【溝通】敘事」所述內容常與任何組織之內在生命故事有關，「品牌【行銷】敘事」則常涉及組織對外述說之生命故事有關。至於「媒介（老人部落格）敘事」，係與新媒介（如部落格）之生命故事相關，代表了傳播領域未來可能發展之書寫形式。

關鍵字：敘事、傳播、生命故事、敘事傳播學

Communication and narrative:

Integrating the two research traditions with life stories

Abstract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or so, we have continuously concentrated our research interests on topics of “aging” and “narrative,” and obtained useful academic experiences. In this paper we decided to go one-step further by studying the theme of “life story” and consider it our first attempt to integrate communication and narrative, the two research traditions which had rarely been connected by any previous effort.

In the following pages, therefore, we introduced three research areas that have primarily explored the meanings of “life stories” in the past decades, including narrative psychology, narrative gerontology, and life story interviews. We believe, based on the literatures that w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these three areas would all contribute to our attempt of integrating communication and narrative as a new field.

To achieve the abovementioned research goals, we briefly brought up three sub-fields that might be applied in the future, such as narrative organizing, narrative marketing, and narrative writing in new media. It is hoped that, after our in-depth studies of these three sub-fields,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propose a theory of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oncept of life stories being the core ideas.

Key words: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life stories,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一、前言：簡述「傳播」與「敘事」研究典範之異同與轉向契機

傳播學與敘事理論（narratology; Onega & Landa, 1996）原屬兩個無甚相干的學術範疇，過去鮮有往來，少數直接相關者多在電影敘事研究（如李顯立等譯，1999）、戲劇傳播（如蔡琰，2000）、文學傳播（如文言，2006）等，但彼此內涵實極相近（見下說明），值得牽連並建立互動軌跡。

一般而言，敘事學／理論／研究早年係以文學取向為重（Chatman, 1980）並深受結構主義影響（參見 Bal, 2004 各章），關注小說（高新勇，1987）或戲劇（蔡琰，2000；包括前述之電影研究，如李顯傑，2000）等虛構文學作者如何創作劇本情節、如何展現其意、如何掌握讀者（或閱聽眾）心理（張方譯，1997／Cohen & Shires, 1988），最後甚至「跨出最初疆界」（馬海良譯，2002/Herman, 1999: 177）打破了虛構與紀實的分界，也突破傳統僅專注寫作形式與體裁的討論進而與心理、歷史、社會、教育、人類學連結。

八０年代前後，敘事論者受到詮釋學派（尤其是【社會】建構主義）之影響轉而重視語言、符號、文化情境對「故事」與「論述」的影響（Chatman, 1980; Gergen & Gergen, 2003），認為任何文本（無論是口語、文字、符號，或甚至舞蹈、運動、博物館陳列物、體育活動、社會儀式、建築設計等，見 Brockmeier & Carbaugh, 2001）均可能具有「故事」形式且能以多種不同方式講述（述說）。

自此敘事研究成為多元且內涵豐富之學術範疇（參見 Bal, 2004 之四本巨著），專注於探究創作者、讀者、文本等基本元素及其間互動之深層意涵，尤視敘事分析為「*呈現意義的過程與責任*」，接近後結構主義的說法（Josselson, 2007）。影響所及，眾多研究者紛受啟發而產生思想悟變（Randall, 2001: 33 稱此為“*it transformation*”，簡稱 IT），甚至形成整個學術世界觀的調整，因而常被視為對抗「笛卡爾理性【實證】典範」的重要行動（Brokmeier & Carbaugh, 2001: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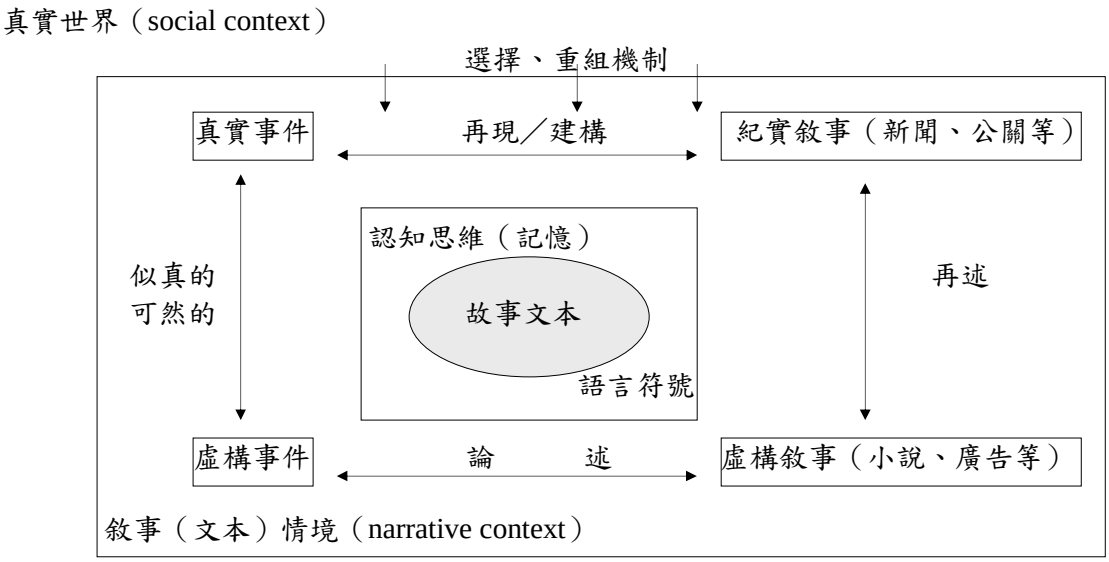
跨越傳播（新聞）與敘事領域之作迄今偏少（偶見於人際傳播領域，見 Fisher, 1987；Coste, 1989；新聞領域有蔡琰、臧國仁，1999；Johnson-Cartee, 2005; Jacobs, 1996; Gurevitch

& Kavoori, 1994; Liebes, 1994; Roeh, 1989），惟受到 1980 年代「敘事典範轉向」（the narrative turn; 見 Riessman, 1993:首章）之影響，雙方交會處已愈形明顯（姚媛譯，2002／Berger, 1996）。尤以文化人類學家 Bird & Dardenne（1988）大膽提出「新聞即故事」（news as story）概念後，「傳播（新聞）與敘事」的跨疆界思考模式已次第啟動。

由此觀之，從敘事研究典範入手檢視理論議題似非僅是對現有主流傳播（新聞）思想之批判（見 Carey, 1989），更涉及了如前述「典範轉移」（或世界觀之調整）的嚴肅議題，係以不同面向重新觀察社會與個人如何受到傳播內容（含新聞報導）影響（如由傳統之「資訊觀」轉而採取「故事觀」），進而思考傳播（新聞）內容之不同社會與人際意涵（如傳播不僅是資訊之交換或傳遞，更是透過故事理解日常生活重要管道（見臧國仁、蔡琰，2005；姚媛譯，2002／Berger, 1996）。

如【圖一】所示，傳播內容（如新聞報導）應不僅被視為對應於外在世界的客觀真實，而係傳播者（如新聞工作者）從真實世界裡挑選並重組某些片段後之再現（representation）結果（見【圖一】上方），乃屬其認知思維（如記憶與經驗）運作後透過語言符號所建構之文本（【圖一】中間；參見臧國仁，1999），而其核心實體則係「故事」，可定義為「*時空背景中由行為者所引發或經驗的行為動作*」（Jacobs, 1996: 387-388），係傳播者在其文本中對真實世界之模擬、轉述、建構而非該真實之反映。

依敘事理論觀之，上述再現或建構真實之歷程並非紀實文類（如新聞報導）專屬，虛構敘事研究（如小說、電影、戲劇）早有涉獵且論述也較周全（【圖一】右側）。如 Fisher（1987）即已假設每個人皆有基本溝通本能，其觀察外界非如前述理性典範所稱旨在尋求客觀、中立、正確資訊，而係探訪並分享「好的敘事表現（即好的故事）」，相互激勵並互通有無。在敘事典範字彙中，人際溝通乃建立在「意義共享」基礎，彼此以好的故事聯結意義，而所謂之「好的敘事（故事）表現」當然涉及了社會文化對此「好」的定義，因而敘事理論與美學及文化研究間的互動向來密切。



圖一：由敘事角度重新思考之傳播內涵芻議*
*出處：臧國仁、蔡琰（2007）

依此觀點，任何文本世界（略可等同於傳播內容）實非「真實陳述」，而係「似真的」與「可能（然）的」兩概念之運作結果（見【圖一】左側），透過故事論述方式（discourse/discursive method）而將其（傳播者）觀察到的對象以文字或符號再現或陳（再）述，因而形成屬於故事文本獨有之敘事情境（narrative context；【圖一】框內）。

由此簡述略可看出實證主義理性典範與敘事觀點之差異：前者假設傳播者（如新聞工作者）可透過自我觀察而理性地「還原」故事原樣並以文字符號語言等方式「正確地」轉述，而受播者（如閱聽眾）同樣也能「還原」事件原委，社會真相經此多次還原過程後即可展現並可學習。敘事理論卻認為任何文本均屬「再現」或「建構」（正如前述，敘事研究早已突破傳統「虛構與非虛構」之二元論及雙向論；Brockmeier & Carbaugh, 2001: 6），前者（再現）之意在於「*將原事件以符號或文字再製*」，而後者（建構論）則意味著「*個人透過主觀認識方能產生意義*」，皆與上述實證主義之假設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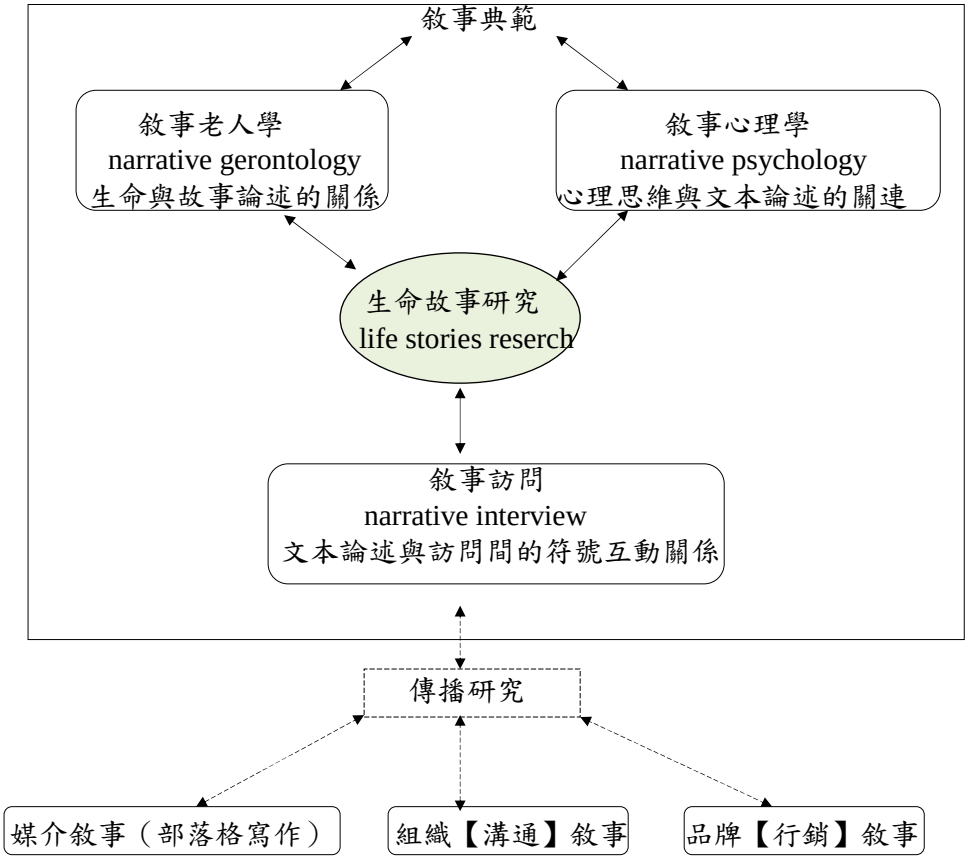
本文無意延續「虛構與非虛構」此類論辯，擬改以近來頗受敘事研究重視之「生命故事」（life stories）為「傳播（含新聞學）與敘事理論」之核心概念，並擬以三個傳播子領域（組織【溝通】敘事、品牌【行銷】敘事、媒介【部落格】敘事）為初步探索對象，建議傳播領域未來可續「往敘事轉向」之基礎。

以下簡介「生命故事」，隨後以「組織【溝通】敘事」、「品牌【行銷】敘事」、「媒介【部落格】書寫」三者為例說明如何透過「生命故事」之敘事內容重新檢視傳播理論。

二、「生命故事」研究 -- 緣起與意涵

簡單來說，敘事理論淵遠流長，而「敘事學」（narratology，專指研究敘事之學問）一詞係由保加利亞裔的法國文學理論家 Tzvetan Todorov 於 1969 年提出，指透過書寫語言方式再現真實或虛構之一件事或一系列事件（Onega & Landa，1996）。現有「說故事」的相關分析則源於一九二零年代俄國民俗學者 Vladmir Propp（卜羅普氏）之故事結構研究，其功用在於促成人們從各種敘事模式中了解傳播意義，而敘事之方法則可協助人們選擇採取何種行為批評現實社會。簡單來說，卜羅普氏認為凡敘事皆有結構（或稱類型），而凡類型皆有其組成元素（可稱之為「公式」），類型與公式之組合模式因而反映了敘事者的溝通意圖與策略。

如以美國西北大學成立之「生命故事研究中心」（the Foley Center）為起點，探索敘事之「生命故事」概念不過是最近二十年來之盛事，研究者多延續敘事理論脈絡關注「說故事者」（storytellers）如何在文本中揭露「自我」（narrative and identity; Brockmeier & Carbaugh, 2001）、如何述說經驗、如何建構生活、如何與言說情境互動（Quasthoff & Becker, 2005）。由於其與前述實證主義之主張殊異卻又頗具新意，近年來已分與心理學（「敘說心理學」narrative psychology；M. Murray, 2006；Sarbin, 1986a）、老人學（「敘事老人學」narrative gerontology; Kenyon, Clark, & de Vries, 2001）、質化研究（「敘說探究」narrative inquiry; 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Clandinin & Connelly, 2000）、訪問研究（「生命故事訪談」life story interview，Tagg, 1985）、心理治療（Angus & McLeod, 2004）等結合而持續出版專書並廣受重視（【圖二】）。



圖二：有關「生命故事」研究的緣起與未來可能發展方向
*來源：本研究

依 Atkinson（2002: 123）之追述，「生命故事」研究與「口述歷史」（oral history）、「生命史」（life history）、「民俗誌學」（ethnography）、「引導式自傳」（guided autobiography）等研究取徑相近，皆在透過當事人之生命述說（accounts，無論其為生命高潮、低潮、轉捩點、片段或一生）來蒐集相關資訊，藉以瞭解特定時空之生活意義，屬質性研究（參見丁興祥等譯，2006），早期多受 S. Freud（1957）啟發，源自其從病人自述故事所建立之心理分析（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其他心理學家如 Allport, Sarbin, Bruner, H. Murray 等亦相繼透過個人所述文件分別探析性格發展、人生經驗、人生構成因素等，逐步形成與傳統心理實證研究不同之研究取向。

心理學者 M. Murray（2006: 142）曾引 Sarbin 之語說明探索故事（敘事）對典範轉移之重要性：

… Sarbin 談到當初如何與一群學者討論人性時冒出這個想法。他記得一

開始並未刻意區別敘說（即本文所稱之「敘事」，以下同）究屬再現或本體論形式，然而經過一段時間後，他開始相信將敘說當成本體論形式才較適當。如他在 Heaven（1999）的訪談中所強調：「故事擁有本體論的地位，【亦即】我們永遠被故事圍繞，因而敘說之於人類就像大海之於魚」。

而在 Sarbin 自述（1986b）中也曾多次提及其早期對實證研究（如在實驗室之心理驗證）感到失望，甚至認為這類心理研究業已造成「領域危機」，因而改從人文學探索新的研究取向。初期常以「故事如隱喻」（narrative as root metaphors）為旨討論一般人如何自述生命，其後因受歷史學家 Haden White 所撰 *Metahistory*（1973）一書啟發從而深信「敘事研究」亦可應用於心理分析，認為透過上述「生活史」途徑遠較實驗法習以「無名、無臉」（nameless, faceless）方式呈現受測者所思所述更為有趣。Sarbin（1986a）隨後自創「敘事心理學」（narrative psychology）一詞藉以凸顯此二領域（敘事與心理）之緊密關連，多年來早已發展為心理學之重要子領域。

一般而言，敘事心理學並非單一理論，其旨係在討論「*人們生命故事之論述、經驗、思維*」（Brockmeier & Carbaugh, 2001: 9），認為只要是有秩序的經驗、具體的企圖、記憶的使用、有經驗的溝通，則敘事活動就有其作用，「*能提供基本機制以讓我們的經驗產生形式與意義*」，*此點乃因「我們對自己或他人所說的故事，讓我們得以瞭解自己是誰、別人是誰、我與別人之間有何關連…*」。

因而敘事之基本形式與內涵即屬「平民心理學」（folk psychology；此詞出自 Bruner, 1990;引自 Brockmeier & Carbaugh, 2001: 9-12）研究範疇，包含一組有時序狀態的語言或行為描述（姚媛譯，2002／Berger, 1996），由人或物為其主要行動者，而其描述之情節或真實或虛擬，或屬日常可見事件或特殊社會活動（M. Murray, 2006: 143）但皆係個人自述（personal account），也與記（回）憶及經驗息息相關（Atkinson & Delamont, 2006）。

敘事學者 Birren & Schroots（2006: 387-8）稱此自述為「敘事自我」（narrative self），乃「*自我建構的過程，提供了意義與獨特性以便我們能與他人不同，從而比較自我敘述*

與他人敘述之我有何差異。此點重要乃因在於我們一直都很介意我們告訴自己的我與展現給他人的我如何有異」，包括「理想自我（自我期望的樣子）」、「真正自我（自我相信的樣子）」、「社會形象之自我」（相信別人眼中的我）。

綜合觀之，Sarbin 等心理學者較為重視個人自述之語言如何與其心理（智慧）、記憶或經驗連結，即說（寫）故事時如何將心裡所想組合成為有意義且前後有序的情節（Ricoeur, 1984 稱此為「*情節化*」emplotment），從而反映人生態度、信念與個性。

另個影響生命故事領域發展之學術範疇則為「敘事老人學」（narrative gerontology；見【圖二】），其理論部分源自俄國文學理論家 M. Bakhtin（引 Brockmeier and Carbaugh, 2001: 7），如其曾以 tropes（中文可直譯為「修辭」、「譬喻」，指「多元語言形式」）一字來形容「生命故事」的語言豐富性，藉此說明現代小說的特質就在於其「時間性」（temporality）、「多音性」（polyphon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指每個文本均來自也指向其他文本），亦屬敘事建構生活的特質：即每個敘事之講述都與生活有關，且日常所述皆有其特殊言說情境（僅適合講述之那一刻），兼有互動與溝通、企圖與幻想、模糊與不明，因而當不同情境發生時無時不有下個及另個故事可資講述。

後續敘事老人研究者討論上述「生命故事」概念時強調，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責任就在透過敘事來研究一般人（尤其是老者）如何娓娓道出其生命故事以及此些故事如何影響其生活行徑。如哲學家 Kenyon（2002）即認為，社會科學不應自絕於日常生活，而應進入每個人（尤其是老人）的生活述說以探訪其生命意義，深刻體會「生活即智慧」之意涵（Randall & Kenyon, 2001）。

Kenyon 與 Randall（2001）之《敘事老人學》專書隨即提出五個重要假設：

一、講述故事（即敘事）乃人類基本能力（或如 Gubrium & Holstein, 2002: 122 所稱，「故事存於【人類】血液中」），「【人們】生而能講【自己的】故事」（添加語句出自本文）。此處之「故事」除個人生活自述外，也包含了個人故事所發生的大時代故事（larger stories）。兩位作者因而認為，任何個人故事都與大時代故事處於「合著」

（co-authored）狀態也受其牽制。

二、故事人生由「事實」（facticity，類似前述「似真性」）與「可能」（possibility）組成；前者與故事之外在社會及結構層面有關，也與講述者情緒（樂觀或悲觀）相關。「可能」涉及了生命的變化與新意，可因再述而變更（有關再述之討論，可見 Norrick, 2000: 67-91），表達出講述者在不同時間所選擇之不同主題與內容。換言之，故事講述者會因講述對象不同、講述時間不同而變化故事情節，顯現各種「*如果…就*」的情感異動。

三、在敘事中，時間與意義乃與人生連結而成故事。亦如上述，「再述」乃常見之講故事方式，改變某些情節的時間流動即可造成前後文脈不同，尤常發生在講述者因年齡漸高而對同一事件的可能影響產生之不同說法。如「*當時如果…*」則「*現在就應…*」，其間之「現在」時間會隨著講述者之年齡增長而改變；兩位作者稱此為「*可隨時重組結構之過去*」(a past that is open and subject to reconfiguration)。

四、人生故事涉及四個層面：「社會結構」（指故事發生之社會政策、權力關係、經濟現狀等）、「社會文化」（如年齡在某社會之意義）、「人際層面」（如個人故事涉及之他人與說故事者間的關係）、「個人層面」（即個人在故事中所創造的生命特質），因而故事不但是個人的生命展現，也因個人故事而締連社區與文化，強化了人與他人間的互動關係。

五、生命故事具有相互矛盾、似是而非的內涵（paradoxicality），一方面顯現講故事者之獨特性（idiosyncrasies），另方面這些獨特內涵卻永遠無法查證，兩者間充滿矛盾與曖昧不明。

整體而論，「敘事老人學」受到前述「敘事心理學」影響甚深，常呼應如 Sarbin, Bruner, 等人之「*人生即故事，故事即人生*」提議，強調老人不但總有其人生閱歷可資述說，人生根本就是故事「所在」，十足反映了「敘事典範」的本體論意涵。較新研究則進一步討論老人敘事之「詩性」（poetics of aging; Randall & McKim, 2004: 236），引述存在主義大師 Satre 之言指出，「*人生之結構就像是一篇篇文學章節，且自己的故事也像是文*

學作品，或更像是小說」。

然而，研究者面對難以窮盡的故事究應如何探究？故事內容如何取得？其取得（或研究步驟為何？人類學家如 Geertz 或 Bateson 過去多常倚賴研究對象自述之「生命史」於民俗誌學之田野調查且視其為重要研究素材（常稱為「自傳式民俗誌」資料或 autoethnography，見 Atkinson & Delamont, 2006: 169），乃因任何理論最後仍須透過講述者之自述（*I document*）方得呈現，可視為其（自述）與生命互動後之展現。但此類途徑與本提案所稱之「生命故事訪談」稍有不同，後者在整體研究過程中扮演之角色顯較薄弱，其理論推演也較鬆散（臧國仁、蔡琰，2005）。

生命故事訪談（life story interview）研究過去曾以不同稱謂出現，除前述之「生命史」、「口述歷史」、「民俗誌學」、「引導式自傳」外，在一般質化研究方法教科書及一般論著中猶可發現以下名詞：

-- 生活敘事研究（life narrative research），如 H. Murray, 1938, 1955，係早期心理學者透過當事人自述探詢「個性」之研究途徑;

-- 生活歷程取徑（life course/life span approach），如 Giele & Elder, Jr., 1998，多用在發展心理學或社會學，資料蒐集兼具實證與質化方式，並兼有結構式與自傳式訪談;

-- 敘說探究（narrative inquiry），如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多用於教育（尤其是幼教）研究領域，旨在延續美國教育家杜威（J. Dewey）之「超越黑盒子」（beyond the black box）概念，強調敘事所能呈現之三個重要層面：內／外（個人／社會）、時序（過去／現在／未來）、空間（位置），常以「生活」、「述說」、「再述」、「再生活」（re-living）等形式要求講故事者（幼兒）「看圖（或照片、物件等）說故事」（Clandinin, 2004: 54）；

-- 證言式敘事（testimonial narrative or testimonio），如 Beverly, 2003; 流行於拉丁美洲左翼文學之敘事方式，強調被壓迫者目睹某些事件後的個人生活經驗自述。這些講述者常不識字，因而總需透過某些專業人士（如記者、民俗誌者、文學作者）的事後整理方得將其所述問世。而依 Atkinson & Delamont（2006），「生命史」與「生命故事」研究

已有合流為「證言式敘事」之趨勢，乃因其尤強調上述「目睹」（witnessing）概念，有利於敘事研究者討論真實如何轉換或再現。

以上相關詞彙眾多，顯示在不同研究領域皆已注意到「受訪者自述」素材之重要性，而不同詞彙多也能顯示不同領域之特殊切點。如上述「敘說探究」或教育社會學之「敘述訪談」（倪鳴香，2004；梁福鎮，2005）就因訪談對象（學生或幼童）特殊，尤常強調訪談者的「傾聽者」角色（倪鳴香，2004: 28），力主讓講述者（如幼童）在不被打斷的情境下暢所欲言，與一般訪談之互動過程殊異（Quasthoff & Becker, 2005: part II）。

本文仍如前述採用社會建構論觀點，認為生命故事之取得有賴訪者與說者（講述生命故事者）共同完成（Atkinson, 2002: 123），且其採得之故事文本常依不同講述情境而有不同情節，未必始終如一，隨著互動關係之發展而可能改變講述內容（Beran & Unoka, 2005: 152）：「*依建構論，生命故事並非【純按講述者】生活經驗之完美描述，而係依此生活描述如何得讓他人使用而定*」（Atkinson, 2002: 124；添加文字出自本文）。

依 Atkinson（2002: 127-128），生命故事訪談之優點約為（添加語句出自本文）：

-- 透過分享故事，我們較能理解個人經驗與感覺，因而更能體會生命意義；

-- 透過分享故事，我們較能掌握自知之明（self-knowledge）而可提昇自尊；

-- 透過分享故事，我們較能與他人分享人生經驗與洞察力；

-- 分享故事能帶來歡樂、滿足感與內心的平靜【感】；

-- 分享故事能抒發【內心】負擔並確認個人經驗，而此點正是【心理治療】恢復過程之核心所在；

-- 分享故事得以協助建立社區，顯示我們與他人間多有共通；

-- 透過分享，我們得以協助他人珍惜所有（或與他人不同處），因而鼓勵其改變生活的負面趨向；

-- 共享故事時，他人得以過去所不知的方式更為瞭解我們；

-- 透過分享故事，我們較知如何結束故事，或甚至讓故事有個「好的」結局，而一

旦我們知道過去與現在【之內容】，未來目標當能清晰可見。

以上（見【圖二】）業已針對「生命故事」的研究源起分由「敘事心理學」、「敘事老人學」、「生命故事訪談」簡略介紹。大致來說，「生命故事」乃敘事研究近二十年來之新起概念，其發展歷程深受上述領域啟發。如「敘事心理學」係由 Sarbin 所創，其對心理學過份重視實證結果之現象深感不滿與憂心，因而提倡改從文本與思維之關連入手，討論自述者如何將其經驗與記憶納入文本論述。其後「敘事老人學」關心故事文本如何反映講述者（尤其是老人）之生活經歷與智慧，強調每個講述者均可學習「如何寫就人生」，透過與他人交換故事而逐漸「『長』老」（而非隨著年齡變老）。

除上述領域外，生命故事研究之發展過去亦常受如 White（1973）之「敘事歷史」（陳永國／張萬娟譯，2003）及文學理論影響，但因篇幅所限，本文不擬贅述，下節僅將針對【圖二】下部所示之「傳播研究」可能發展方向提出討論。本文認為，由於傳播研究迄今尚少有關人生變化之相關建議，若由生命故事內涵觀之卻又與傳播領域多有重疊，可分由「組織傳播」、「品牌敘事」、「媒介敘事（【老人】部落格寫作）」探析。

二、傳播與生命故事 – 「敘事傳播」之定義與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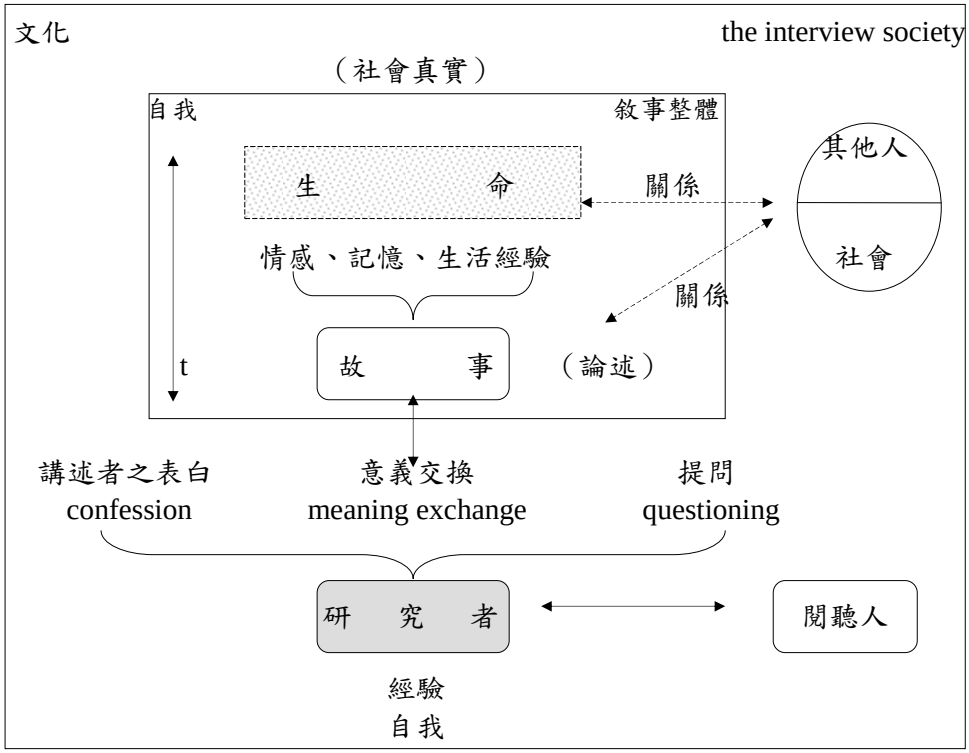
綜合上節所述，「生命故事」可暫定義如下（見【圖三】）：

一個人面對自我（self）與社會間之互動關係時，透過「現在」、「過去」、「未來」之連續時間感，結合地點情境從而建立起文本之三度探索空間，向內（喜愛、情感、興趣）、向外（朝向存在的現時）、向後（過去）、向前（未來）地將生活經歷、經驗、體驗轉述成為有情節的故事片段。

故事片段得視不同聽者而重複述說（再述），其係存於講述者與其講述對象（含研究者）間經協商所建立的特殊意義情境（暫時性的空間），雙方永遠置身於故事所塑造的臨時情境間（in the midst；蔡敏玲、余曉雯譯，2002：第四章，尤其是 73 頁），但個體生命在此臨時情境之後將會延續，故事亦然。

總之，生命故事乃講述者依其生活經驗選擇並凸顯某些片段的講述，研究者亦得依其經驗與自我感知透過提問(questioning)而將故事轉述給閱聽人。

上述定義或與專注於「文本內容」(textual features）之傳統敘事取向不同，乃因生命故事雖源自敘事研究，但特重「情境」與文本、參與者之互動，此點或如上述係受以 Goffman 為首的「談話互動論」影響，以致會話分析之身影隨處可見。又如 Georgakopoulou（2007）近作所言，敘事研究過去僅常重視「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之作用而忽略了「小故事」(small stories）在日常生活裡扮演之角色，而此（日常生活）正是「情境敘事」(narrative-in-context，指「生命故事」) 重點所在，可視其為敘事研究的「第二波」熱潮（相較於第一波活動多集中於討論「故事文本」，見【圖三】)。



圖三：生命故事與其他相關變項的可能關係（初擬）
*來源：本研究

而如【圖三】所示，每個人講述生命故事時均依其主觀情感與個人記憶自行選擇片段(【圖三】中間)，其內容充滿了講述者與他人或社會間的關係描述。如蔡琰與臧國仁

（2008）曾深訪二十位台灣都會區老人以探索其如何閱讀並評述報紙新聞，發現老人讀者之聯想複雜且多樣，兼有個人經驗與社會共同記憶。如某位老阿嬤閱報時讀到健康新聞，即自述起年幼時正值日據時期，人民生活普遍困頓，她則因家貧而被父母送走，養父母待其苛刻以致從小營養不良，導致年長不良於行。此類自述雖屬個人生命回顧，實仍涉及他人（如上述故事中之「人民」、「養父母」）與社會情境（如上述之「日據時期」），足可顯示【圖三】所示之自述故事與他人（社會）間的密切互動關係。

然而無論生命故事究係回顧一生或追溯片段經驗，其講述都屬當事人自身經歷之「表白」（confession）（見【圖三】左下方），有賴研究者（或聽故事者）與其一來一往「提問」（questioning）並相互交換故事後始能產生意義，研究者（或聽故事者）之自身經驗與自我感知（見前頁之定義）因而影響雙方互動頗深。

依此，「敘事傳播」的理論原則或可整理如下：

1. 故事是傳播活動的核心（主體論），包含如何說（論述）與內容（故事）兩者；
2. 故事是不同傳播者（「講述者」及「與談者」）的互動核心內容（認識論）；
3. 故事來自「個人生命記憶」的情感訴求（narrative self），也是眾人集體記憶的建構（或再現；cultural self），前者展現個人智慧，後者反映人際關係（認識論）；
4. 每個人講述的故事內容不同，形成區隔與差異（市場、個人和族群），但其目的總都與「好看」、「好聽」、「好玩」、「好記」等敘事理性有關；
5. 個人故事不斷發展，從年幼到老年之內涵不盡相同（故事的發展性 developmental），包含真實自我、理想自我、社會形象自我；
6. 個人記憶（家庭對子女的影響）與集體記憶（社會文化對個人的影響）互動密切，造成正（如安全感）或負（如逃避）面向的不同故事內容；
7. 個人在故事講述中建立身份，也透過講述建立團體身份；
8. 即使面對相同生命經歷之記憶，個人講述時仍會因為受到「敘事情境」影響而擷取不同片段組成不同情節，敘事因而總是自我生命的再述（或再現）；

9. 大眾傳播中的敘事內容常受機構常規限制，其內涵雖仍為上述與個人之敘事自我有關，但敘事內容當有改變，或可稱之為「機構性敘事」。

三、敘事傳播之可能發展次領域

本文之旨乃在探討「生命故事」如何在敘事脈絡中彰顯說者（敘說故事者）與聽眾之共同意義建構，猶需根據前節（尤在「生命故事訪談」部分）所論，取用多元「生命故事」研究方法而不宜限於任何單一研究方法，且所擬執行之系統性觀察將首重抽取生命故事中之「概念」歸類，繼而將觀察、歸類對象續以上述「解釋」概念貫穿，藉此闡明說者與聽者間之意義交流，發展來自生命故事視角的敘事傳播理論。以下續就本案研究意涵與多元化研究方法深入說明。

首先，McAdams, Josselson, Lieblich（2001: xi）等出版「生命故事系列叢書」之引言時即曾如此說明，「*『敘事』一詞代表了知識論與概念之雙重意涵。在敘事知識論之大傘下，我們（按：指該系列）包含了個案研究、自傳式取徑（autobiographical approach）、心理自傳【研究】、生命史、有關生活敘事說明的內容分析、論述分析、民俗誌研究以及其他相關取徑與傳統。基本上，質化較量化為多、詮釋較實證為多、個殊式（idiographic）較通則式（nomothetic）為多、歸納式（inductive）較假設演繹式（hypothetico-deductive）的研究策略為多*」。

臧國仁、蔡琰（2005: 12-13）短文亦曾如此說明：

『生命故事』（原文係用「人生故事」一詞，均指 life stories）方法的自傳式敘事過程涉及了老人（或其他受訪對象）的經驗抒發，尤盼其透過自己【老人】的話語說故事以回顧前程並砥礪未來；故事內容雖屬個人篤信之事實性（facticity），但其究竟是否或如何為真則誠非研究者所能追究。因而此一研究途徑之重點不在查證故事之可信度面向（因其並非史料），而在彰顯人生

故事對當事人（說故事者）及聽眾（包括研究者）之共同意義（Wallace, 1994），與前述各質化研究方法之知識論顯有不同。

綜合各家說法，生命故事之研究取向實與實證量化及質化方法皆有接合，既不介意任何研究結果之「普遍性」原則（generalizability，如量化研究一向強調者），亦不擔心研究指標之測量準確性，重點多僅在觀察說故事者（含老人）自身與故事間的「關係」，藉此體驗故事對其可能產生之生命意義（如哪些事情屬其人生「轉捩點」），可謂受到「向自傳式【方法】轉向」（Lapadat, 2004: 115）啟示甚多。

如以「理論建構」方式進行亟待以生命故事為出發點的「傳播敘事理論」工作，則其可能涉及之理論內涵，包括：「組織【傳播】敘事」（組織傳播與生命故事）、「品牌【行銷】敘事」（公關與生命故事）、「媒介敘事」（書寫與生命故事，尤其是部落格或老人部落格之書寫）三者，以下次第說明。

（一）組織【溝通】敘事

組織內部之意義建構可由「敘事」角度討論。首先，Brown 之 *A Poetic for Sociology* (1977)即曾指出科學與藝術之旨均在說明「世界為何」，「文學譬喻」與「組織化」間也具特殊關連性，暗示了組織並非「行動」的結合體，而是「述說組織行動」的結合體。他延續俄國文學形式主義者 Mikhail Bakhtin 之說而提出「符號實在論」（symbolic realism，相對於科學主義的「科學實在論」scientific realism），認為人們乃其自主世界之創造者（即使這個世界非得眼見始能為信），而敘事即此「創造」之源。Brown 未曾忽視權力（power）對組織化的重要性，但認為組織敘事是「建構力量之來源」，因為「權力」指的是「定義權力」之力量（force）。

Czarniawska（2002）進一步提出「組織化即敘事化」之想法，認為組織乃敘事的次系統，每個（次）組織化過程均可產生不同敘事。因此，組織敘事既是組織化的工具也是組織化的結果，得以下列四種形式進行研究：組織中的故事、組織故事之呈現方式（寫作）、組織化過程的故事形成、反映組織理論之文學作品（如小說、電影等）。

Czarniawska（2002）認為，早期研究者曾經嘗試「尋找」組織中的故事，認為這些故事早就在組織某處（out there），近期則強調組織敘事乃組織內從未停止的意義建構過程，更是組織溝通中的自然形式（natural form），無須思考就自然且普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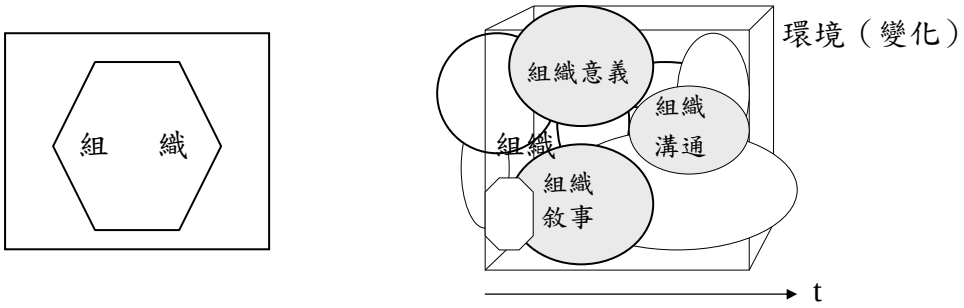
同理，組織學者過去常將組織內的訪談（interview）視為是尋求資訊的手段（亦即必須透過訪談才能找到故事），但現已將訪談看成是敘事產製與分配之所在（亦即訪談就是組織化過程的一部份）。Czarniawska（2002）認為，在「組織化」過程中之「好故事」形成其實不難，只要將一些偶發事件湊合起來，嘗試些新的事件，再將一些反面事件納入，就可組合為新的情節，專等結局出現即可完成。

當然，故事起源於某人汲於實現（或不想實現）某些想法，但因某些事情導致組織人員認為他們必須採取行動。故事隨著這些接二連三的事件發展，然後就遇到了阻礙，如新舊之間的「摩擦」。因此，雖然「組織化」不一定產生故事（並也生產貨物、服務、身份等），將「敘事」等同為組織化過程的確有些好處，如可避開傳統組織學者的注意力，但也有些風險，如易將社會科學研究過於「人文學導向」（如生命故事）從而無法維持其與自然科學所共同強調的「科學內涵」。此處爭議尚多，如究竟社會科學研究者應否採取「人文學導向」，或是否忽視人文性質就不能算是社會科學，迄今仍皆未解。

上述觀點（含 Czarniawska, 2002「組織化即敘事化」想法），多受惠於 Weick 1969 年出版之《組織化的社會心理學》（*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ing*）一書，強調組織本質無時無刻不在與環境進行持續且積極性之互動與溝通，以能增加有用資料或減少資料之不確定性或模糊性（equivocality，指訊息模稜兩可），藉此提升對組織未來行為的預測能力；此乃 Weick 所稱之「組織化（organizing）」概念核心意義。

Weick 認為，「組織」（名詞，如「政大」、「老人傳播研究群」）並不具體存在，而係一種創建於人際互動的現象。換言之，任何「組織」均屬建構而來的社會真實（constructed social reality），倚賴成員透過溝通行動互通有無始能獲取共識並探知組織實體究竟何在、工作目標與任務為何。如【圖四】所示，Weick 之「組織化」觀點與傳

統實證功能論之靜態觀點差異甚多，尤為強調組織面臨環境變化所產生之各種「應變」行為，具有動態意涵。



傳統組織觀（功能結構清晰）　　Weick 之組織化觀點
（填滿色者者表示組織內業經創建意義之活動）

圖四：傳統組織觀與 Weick 之組織化觀之比較*
（*出處：本研究，此處之 t 表示組織隨著時間而隨時變化）

當然，敘事如何依時、地、人物、劇情發展，又如何共同建構成組織中具有意義的符號活動，以致完成「組織化」互動行為，就是從敘事觀點所要特別關心的對象。這裡所說包含了「*誰*」,「*在什麼時候與地點*」,「*對誰*」,「*說了什麼*」,「*在組織中發生了什麼短中長程影響*」,「*因而產生什麼結果（效果）*」,「*造成什麼演變*」,「*有哪些重要對話、譬喻、舉證*」、「*有哪些旁枝末節*」、「*有哪些情節變化*」、「*高潮是什麼*」、「*核心議題是什麼*」、「*故事是真的嗎*」、「*聽眾都滿意嗎*」、「*他們都記得情節嗎*」、「*後來呢*」、「*對組織有什麼幫助呢*」，俱都可以是觀察對象。

而若從「生命故事」出發（雖然尚缺足夠文獻討論），組織敘事化所應關心的對象應是如何將組織生命「敘事化」。由上面簡述可知「組織傳播」與「敘事」（生命故事）間似有值得探索之可能，自從 Weick（1969）提出「組織化」概念後相關研究業已次第展開，但將「生命故事」納入此類研究的嘗試尚少，本研究提案因而有意討論其認識論、本體論、價值論等後設理論，藉此初步建立「組織傳播與生命故事」間的理論連結。

（二） 品牌【行銷】敘事（公關與敘事）

「敘事」與「行銷」研究過去亦如前述分屬不同領域，彼此少有接觸：敘事研究多

屬文學創作者（如小說、電影研究）關心對象，常討論並研究故事之作者、情節、類型、角色等議題，而行銷研究則在商學領域常針對產品之品牌、交換、售賣、市場、推廣、消費者多寡或有無多所著墨（俗稱行銷 4P）。

但緣於敘事理論於九零年代之興起，近期業已引發有關產品（包括非營利事業之「服務」項目如世界展望會之活動）如何透過故事講述以受消費者重視之討論，因而使得兩者（敘事與行銷）間逐漸激起研究火花，不但在「故事管理」（story management）領域展現創新想法，甚且「故事廣告」（story advertisement）亦曾廣泛運用敘事分析手法討論消費者之說與聽故事經驗（相關討論見黃光玉，2006）。

大致而言，行銷研究過去雖強調推廣活動之重要並將其納為推廣要件之一（如廣告、公關、直銷、促銷、事件等），卻不重視故事與產品間的關聯。敘事理論則早有「人是敘事動物」之名言，認為人們生來就喜聽與說故事；如能透過故事之述說引發消費者與產品產生情感交流，當有助於產品銷售。何況故事原就是廣告、公關、推廣等重要內涵，可說是無故事就難以成就廣告或公關活動。

舉例來說，任何產品（無論是品牌（如 SKII）、組織（如世界展望會）、個人（如陳水扁））與其實體（reality）間本無直接關連（此一觀點延續 Weick, 1976），必須倚賴故事之連結方能使消費者對其產生「意義」（enactment，此一過程或可稱為「意義創建」）。

如「世界展望會」與其主辦之「飢餓三十」原僅係與一般組織無異之社會活動，卻由於其所推動之年度代言人（如「阿妹」、劉若英）及其所講述之飢餓故事而能吸引眾多社會人士慕名參與，或體驗飢餓或捐錢「共同關心世界」；本研究群成員當時參加亦曾自謂係深受飢餓三十宣導故事之影響（華婉伶、章元莊、龐力耕，2007）。

換言之，由世界展望會推出之年度故事乃是該組織打動人心的重要利器，而故事因而可視為是介於產品與實體間的「橋樑」，聯繫了品牌符號（如世界展望會）與實體物品（如飢餓三十活動），從而在消費者或潛在銷售對象心目中建立符號意義，繼而可能採取購買或認同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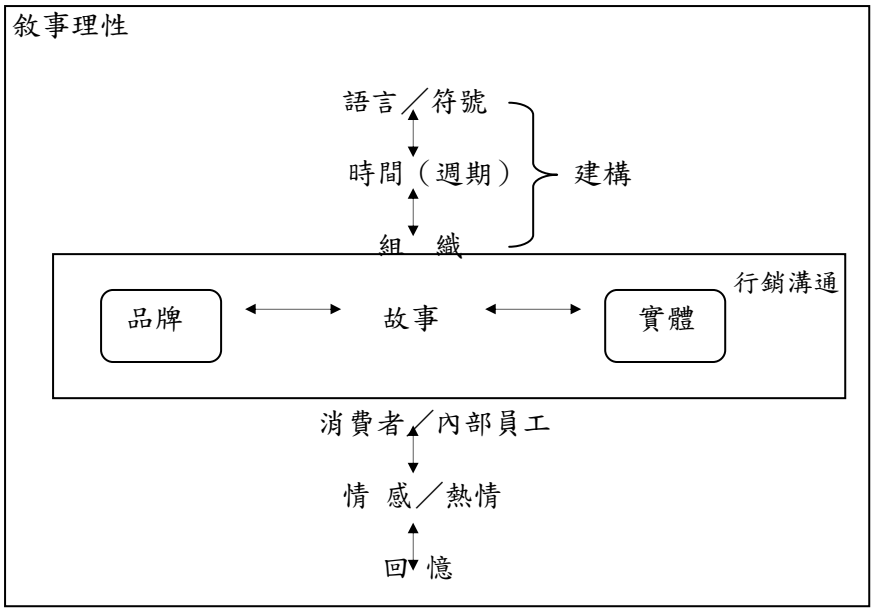
由以上簡述觀之，故事與行銷間似有某種關連值得投注心力分析。如前述，一般消費者如未能獲取產品（無論是品牌、組織、個人）相關資訊前，其（產品）僅是一般指涉性符號（無論是「世界展望會」、「竹塹餅」「政大新聞系」皆然），產品與消費者間似無關聯（橋樑），猶需透過故事之述說並有「生命聯結」，消費者始能對此產品產生情感與青睞。一般消費性產品如此，而如「世界展望會」之服務性（或非營利）事業當也類似，僅其所訴求之行動可能並非「購買」而係「認同」、「支持與參與」或甚至「捐款」。

此乃敘事與產品間最具潛力的研究契機，研究者宜對何種故事最易產生最大聯結進行討論（方法論），以便針對不同產品（類型、行業）特性之故事特徵深入分析（認識論）。再者，何種產品週期（初始、茁壯、下降）宜有何種故事，似也可找出對應關係（本體論）。

另一方面，故事與產品組織間的關係（組織如何產製產品故事、如何選擇不同故事呈現）以及故事與消費者間的故事（何種故事最易打動哪些消費者產生特別情感與回憶），更是此一主題的重要變項概念。

當然，語言與符號在此故事建構過程裡扮演了特殊功能，協助呈現故事之特殊意涵。如在「竹塹餅」的宣傳小冊子中除放置「餅」的樣貌與文字介紹外，並有創始人吳張換女士之肖像黑白照片，使得其與竹塹餅的關聯從而建立，也在消費者心目中建立「信任」與「見證」，相信文字符號所言為「真」。

傳播研究者與學習者本就是文字與符號的組織／創建者，善於針對不同傳播媒體使用不同文字與符號以建構真實（蔡琰、臧國仁，2007），因而「敘事與行銷」這個新興領域特別值得重視並探索兩者互動關係，從而發揮效果，建立故事與人生的美好關係。【圖五】是有關故事與行銷的研究發想圖，或可顯示兩者間的重要互動關係。



圖五：「品牌【行銷】敘事」之可能研究架構圖

（出處：本研究）

然而緣於敘事學與行銷學兩者涇渭分明已久，聯結「故事」與「行銷」研究尚有諸多困境必須克服。首先，行銷學畢竟以管理學為其主要思想依據，過去研究多強調如何協助組織管理者提昇產品銷售。但敘事理論來自人文學科，所關心者多為故事對閱讀者之素養提昇或情感交換，「效果」並非關注焦點。因而討論故事行銷是否也需涉及某些故事較其他故事更對產品銷售「有效」（價值論），乃屬極為難以回答之研究問題，此點也是討論「品牌行銷」之理論建構時難以迴避之後設問題。

（3）媒介敘事【（老人）部落格寫作】

有關「大眾傳播媒介寫作」（以下簡稱「媒介寫作」）相關論述迄今為數不多，而採敘事理論闡釋者更少，其因不難理解。早期報紙寫作獨領風騷，「新聞寫作」（news writing）乃各新聞傳播學府必修課程。即便隨後廣播、電視媒體興起，其寫作方式多仍脫胎於報紙新聞寫作，強調「客觀原則」與「中立報導」，以致其他學術典範（如敘事典範）之概念鮮少融入，延緩了此一領域之理論建構腳步。

但媒介寫作重要性不容忽視，乃因現代生活幾無可能脫離大眾傳播媒介之影響，舉凡報紙、雜誌、電影、廣播、電視、CD、Internet、漫畫、廣告皆屬重要媒介，可定義為「一個描述『以大規模的方式運作，在程度上幾乎能夠觸及與牽涉社會中每一個份子』的傳播方法」，透過「傳布廣泛、大量流行、公共特質」之共通特性而與廣大民眾接觸（陳芸芸譯，2000）。

媒介寫作的訓練因而有其社會意涵，乃因這些媒介內容多屬「公共資訊」，一旦有誤輕則造成民眾抱怨，重則產生法律刑責（如新聞報導常易涉及誹謗、隱私等罪），不容小覷；這是國內外大學新聞傳播學系近幾年來相繼針對「媒介寫作」主題開授課程之主因（以上改寫自臧國仁、蔡琰，發表中）。

然則隨著網路媒體的出現與普及化，界定大眾傳播媒介已非易事，諸多新起媒介皆具橫跨「公共」與「個人」訊息之特性，導致媒介寫作類型已較前複雜及多元，甚難再以「客觀報導」一以貫之，亟需整理其他理論文獻討論。除前曾提及之「新聞敘事」（蔡琰、臧國仁，1999）外，上節討論之「品牌【行銷】敘事」（公關敘事）、廣告影片敘事（鄭致弘，2002）等討論亦次第展開，顯示由敘事角度整合媒介寫作之契機已漸浮現。

舉例來說，「部落格」（blog）出現至今未及十年，而其盛行更僅四、五年光景，但其影響力已有無遠弗屆之勢，新世代年輕人幾乎「人手一『格』」，眾多機關、行號、名人也多在官方網站（official website 或 home page）外另再設有部落格以供瀏覽、留言，互通有無。

然而根據施力群（2005: 8），部落格早期（至少在其完成碩士論文之前）寫作內容是以「*…紀錄日常生活，將想法和心情寫成文章，再依其偏好與需要編排呈現於網誌（按，即部落格）中的資料，供自己閱讀並與他人分享，因而網誌文本可視為其（按，指部落格作者）自我規則與邏輯的產物*」。劉江釗（2005）之同時期碩士論文亦有類似觀點，認為部落格作者多半書寫自己的生活、抒發心情、發表評論，藉此展現自我並傳達想要的印象給他的讀者。

然而今日（雖離施力群論文完成時間僅有三年之遙）之部落格寫書寫顯然已非前述「*【作者】自己的生活*」日誌而已，其內容與傳統日記的「私密自我獨白」功能殊有不同，乃係作者（俗稱部落客）們考量他人可能觀看之態度情境下的「自我表演」，兼有「個人」與「公共」特質。換言之，部落客們之網誌一方面如上述是「自己生活」之寫照（可稱其為「自我書寫」），另方面則也有寫給其他人觀看之「互動」性質，而閱讀者隨後之留言更加深了此類寫作的「互文性」，使得其閱讀已經超越了傳統文學敘事的單線傳送進而展現了讀者與作者間的「觀看循環」（施力群，2005）。

吳筱玫（2003）曾引 Aarseth 之論稱此種表現為「循路」（ergodic，其意出自數學統計裡的動態運算），指作者與讀者間的界線已顯模糊：「*作者不再一定是說故事者，讀者也不是被動地接收，敘事流程變成中間一塊廣大的敘事池，作者與讀者不是一來一往，而是幾近於同時地不斷把敘事元件往池中丟，再各取所進行文本詮釋與建構*」（頁 193）。

如果吳氏所稱之「非線性小說傳播模式」的確與傳統模式（吳氏稱傳統模式為「古典敘事」與「小說敘事」）的作者與讀者一來一往流程有異，則透過「部落格」書寫形式來思考「媒介敘事」的未來當有其理論意涵。尤以這些部落格理所呈現的「故事」常屬原作者之「生命故事」，閱讀者卻可透過「留言」、「轉引」、「揭露【於報章雜誌】」（如最近發生之瘐澄慶與伊能靜婚變新聞）而將原屬自己的生活記事轉而成為公共論壇爭議事件，其兼具「個人書寫」與「公共資訊」之寫作方式值得深究。

陳雅惠（2008）業已注意到數位時代之敘事與媒介互動關係可能與過去線性時代殊有不同，因而提出「*數位時代中人們說故事的方式、故事的面貌及讀者接收故事的過程改變了嗎？*」之認識論議題，認為由於跨媒介與多媒材等數位媒介特性使然（如部落客可將他人在他處所寫之故事「轉引」或連結從而豐富其部落格之內涵），敘事內容也因而不再僅是傳統觀念裡的文字、語言或符號，而是綜合這些文字、語言與符號所共同形成的視聽內容（本體論）。因此，敘事與媒介間的關係已較前複雜與多樣，兩者之互動也已從早期之單向的「依賴」或「有無」二元對立狀態（指敘事或則依賴媒介或反之兩

者有無彼此）轉而成為「光譜式」的綜合方法論命題。

而老人部落格是否也有此類特色？老人部落客們是否也如年輕人一般常主動使用互動式敘事（生命故事）來構連社會中之他者，或透過網誌敘事完成自我記錄、自我表演、自我技術。他們（老人們）在部落格書寫中是否展露「老人意識」，是否或顯示出不同於已往的「老人形象」？基於老人部落格敘事所組織的虛擬社群是否有共同建構的「生命故事」？老人部落格中的「生命故事」是否顯示某種內容類型或形式風格？

以上這些問題都有待考量。當然，將老人視為新的「媒介敘事」對象僅是本文有意延伸過去多年來持續針對「老人傳播」所探討的心得，其重點仍然在敘事（或生命故事）如何搭配新的媒介之興起（如部落格）從而產生與前不同之內涵，甚至引起理論建構的發想。

（四） 小結

向「敘事轉向」（the narrative turn）實乃國外近十年來最受重視的社會科學風潮，影響深遠，各領域皆已廣為引述，包括傳統崇尚真實表現的歷史學、法學、心理學等學門皆然。傳播（新聞）學傳統上之自我定位多與社會科學連結，因而導入敘事內涵當有助於其發展與過往不同之人文思慮。

一般而言，敘事研究並不強調「客觀性」，但重視「主觀性【呈現】」與【觀察】定位（位置，positioning），業已在不同社會科學領域引發諸多前所未有之「遐想」（empathy，原意為「神入」），主因即在於其（敘事）非僅是抽象理論，反而是「行動的社區」（communities of action，指其內涵包含了眾多與行動相關的言說活動），將人與社會活動連接起來，彼此相互傾聽對方的故事，接受相互的歷史、身份與政治情懷。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暫以上述「組織【溝通】敘事」、「品牌【行銷】敘事」、「媒介【（老人）部落格寫作】敘事」三者為例，試圖思考「傳播敘事學」或「敘事傳播學」之可能發展內涵，當有助於強化傳播領域之人文色彩，並由此連結新科技可能理應討論之人文價值。

四、結論

如本文所述，傳播與敘事領域過去互動不多，但是面臨傳播學之「眾生喧嘩」現象（中華傳播學刊，2002）愈趨明顯，且實證量化典範已漸無以解釋未來新科技引發之學門整合趨勢，構連這兩個領域顯有必要。

另如前節所言，傳播學之發展早期受到資訊典範影響甚大，著重於探索「訊息」如何流通、流通之強弱效果、接收者是否受到影響等因素。而敘事研究起自文學領域，富有人文色彩（如強調「人生如詩，詩【敘事】如人生」的境界），早期受到結構主義啟發，常就如何述說故事、故事結構為何、「聽者」如何解讀故事等進行探索。較新研究取向則更專注於敘事之聲音（voice，指講故事的人如何發聲）、視角（如全知視角、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等）、聚焦、語法（如敘事的序列與事件如何鋪陳）、母題（motif）與原型（archetype）為何、論述內容（discourse，如敘事結構、時間長度、修辭等），其複雜度則遠非現有傳播研究所能比擬，卻對傳播研究之未來發展極有助益（以上有關敘事內涵項目均引自何純，2006，另可參閱曾慶香，2004）。

尤以「生命故事」概念對傳播理論研究之潛在影響特別值得注意。傳統上，傳播理論已如前述著重「資訊之傳遞有無」或「效果之大小」，但對資訊內涵如何鋪陳或情節如何轉遞則少關注，因而研習者常對資訊互動（含傳播者、接收者、訊息）如何透過文本展現人文關懷未置一詞（如講話者如何關注接收者之情感異動）。

本文作者因緣際會地由「老人敘事」入手，多年來業已多次接觸老人敘事相關議題（如「情感」與「時間」），本文則聚焦於「生命故事」概念之發想，兼及敘事者（傳播者或講述者）之心理及情境如何與敘事文本互動，似已跳脫傳統傳播學研究之禁錮從而開展另一別具人文意涵之研究方向。因而暫訂其名為「傳播敘事學」（或「敘事傳播學」，narrative communication），期盼透過理論建構過程整理相關子領域（組織敘事、品牌敘事、媒介書寫敘事）之重要內涵，藉以豐厚傳播理論之基礎知識。

參考書目

《中華傳播學刊》（2002, 2）創刊號專題論壇：〈傳播學的眾聲喧嘩〉。

丁興祥、張慈宜、曾寶瑩譯（2006）。《質性心理學：研究方法的實務指南》。台北：遠流。（原書：J. A. Smith [Ed.][2001]. Qualitative psychology: A practical guide to research methods. London: Sage）

文言（2006）。《文學傳播學引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何純（2006）。《新聞敘事學》。湖南：岳麓書社。

李顯立等譯（1999）。《電影敘事：劇情片中的敘述活動》。台北：遠流。（原書：D. Bordwell[1987]. Narration in the fiction film. New York: Routledge）

李顯傑（2000）。《電影敘事學：理論和實例》。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

吳筱玫（2003）。《網路傳播概論》。台北：智勝。

姚媛譯（2002）。《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敘事》。南京：南京大學。（原書：A.A. Berger [1996]. *Narratives in popular culture, media, and everyday life*. Thousand Oaks, CA : Sage）

倪鳴香（2004）。〈敘述訪談與傳記研究〉。《教育研究月刊》118 期，頁 26-31。

施力群（2005）。〈憑空對望的想像：論網誌（Blog）中的自我觀看〉。政大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永國／張萬娟譯（2003）。《後現代歷史敘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

陳芸芸譯（2000）。《最新大眾傳播理論》。台北：韋伯。(原書：D. McQuail [2000]. *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4th Ed.). London: Sage).

陳雅惠（2008）。〈探詢數位時代中敘事與媒介之關係〉。中華傳播學會 2008 年年會宣讀論文，台北縣淡水鎮，淡江大學。

曾慶香（2004）。《新聞敘事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高辛勇（1987）。《形名學與敘事理論－結構主義的小說分析法》。台北：聯經。

梁福鎮(2004)。〈教學社會學研究的新典範：傳記研究方法之探究〉。《教育科學期刊》，4(1)，1-27。

馬海良譯（2002）。《新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D. Herman (Ed.)(1999). *Narratologies*.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張方譯（1997）。《講故事：對敘事虛構作品的理論分析》台北板橋：駱駝。（原書：S. Cohan & L. M. Shires. (1988). *Telling stori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narrative fiction*. NY: Routledge.）

黃光玉(2006)。〈說故事打造品牌；一個分析的架構〉。《廣告學研究》26：1-26。

華婉伶、章元莊、龐力耕（2007）。〈行銷活動與敘事—以第十七屆「飢餓三十」為例〉。中華傳播學會 2007 年會「專題座談 1-4-C 場次」（主題：新聞（大眾傳播）研究與敘事理論）發表論文。

蔡琰（2000）。《電視劇：戲劇傳播的敘事理論》。台北：三民。

蔡琰、臧國仁（2008）。〈老人接收新聞訊息之情感與記憶〉。《中華傳播學刊》第十三期，頁 3-36。

蔡琰、臧國仁（2007）。〈「創意／創新」與時間概念：敘事理論之觀點〉。《新聞學研究》第 93 期（十月號），頁 1-40。

蔡琰、臧國仁（1999）。〈新聞敘事結構：再現故事的理論分析〉。《新聞學研究》第五十八集（一月號），頁 1-28。

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敘說探究：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事》。台北：心理（原書：D. J. Clandinin & F. M. Connelly [2000]. *Narrative Inquiry: Experience and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臧國仁（1999）。《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 – 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台北：三民。

臧國仁、蔡琰（發表中）。〈媒介寫作與敘事理論 – 以相關授課內容為例〉。陳世敏編，《進階媒介寫作》（書名未定）。台北：五南。

臧國仁、蔡琰（2007）。〈新聞（大眾傳播）敘事研究之理論建構潛力〉。中華傳播學會 2007 年會專題座談（1-4-C 場次，主題：新聞（大眾傳播）研究與敘事理論）論文。台北縣：淡江大學。

臧國仁、蔡琰（2005）。〈「與老人對談–有關『生命故事』的一些方法學觀察〉。《傳播研究簡訊》第四十二期（五月十五日），頁 17-22。

Angus, L. E., & McLeod, J. (2004). The handbook of narrative and psychotherapy: Practice, theory, and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Atkinson, R. (2002). The life story interview. In J.F. Gubrium & J.A. Holstein (Eds.).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Context & method. Thousand Oaks, CA: Sage.

Atkinson, P., & Delamont, S. (2006). Rescuing narrative from qualitative research. *Narrative Inquiry*, 16 (1): 164-172.

Bal, M. (Ed.)(2004). *Narrative theory: 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Beran, E., & Unoka, Z. (2005). Construction of self-narrative in psychotherapeutic setting: An analysis of the mutual determination of narrative perspective taken by patient and therapist. In U.M. Quasthoff & T. Becker (Eds.)(2005). *Narrative interac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Beverly, J. (2003). Testimonio, subalternity and narrative authority. In N. Denzin & Y.S.

Lincoln (Eds.). *Strategies of qualitative inquiry*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p. 319-335).

Birren, J.E., & Schroots, J. F. (2006).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and the narrative self over the life span. In J.E. Birren & K.W. Schaie (Eds.).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aging* (6th ed.). Amsterdam: Elsevier

Bird, S. E. & Dardenne, R. W. (1988). Myth, chronicle, and story: Exploring the narrative qualities of news. In J. W. Carey Ed.). *Media, Myths and Narratives*. Newbury Park, CA: Sage.

Brockmeier, J. & Carbaugh, D. (Eds.)(2001). *Narrative and identity: Studies in autobiography, self and cultur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Brown, R. H. (1977). A poetic for sociology: Toward a logic of discovery for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runer, J. (1990). *Acts of meaning: Four lectures on mind and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rey, J. W. (198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Chatman, S. (1980).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landinin, D.J. (2004). Narrative inqui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rrative Inquiry. 台北：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幼兒教育系（頁 46-66）。

Coste, D. (1989). *Narrative as communic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zarniawska, B. (2002). Narrative, interviews, and organizations. In J. F. Gubrium and J. A. Holstein (Eds.).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Context and metho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p. 733-750).

Fisher, W.R. (1987). *Human communication as narration: Toward a philosophy of reason, value and ac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Freud, S. (1957). 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 In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11: 59-137,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 Strachey. London: Hogarth.

Georgakopoulou, A. (2007). Thinking big with small stories in narrative and identity analysis. In M. Bamberg (Ed.). Narrative – State of the art.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Gergen, M., & Gergen, K.J. (Eds.)(2003). *Social construction: A reader*. London: Sage.

Giele, J.Z., & Elder, Jr., G. H. (1998). *Methods of life course researc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housand Oaks, CA : Sage.

Gubrium, J.F., & Holstein, J.A. (2002). From the individual interview to the interview society. In J. F. Gubrium & J. A. Holstein (Eds.).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Context &*

method. Thousand Oaks, CA: Sage.

Gurevitch, M. & Kavoori, A. P. (1994). Global texts, narrativ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and global meaning in television news.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4*(1&2), 9-24.

Jacobs, R. N. (1996). Producing the news, producing the crisis: Narrativity, television and news work.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8*, 373-397.

Johnson-Cartee, Karen S. (2005). *News narratives and news framing: Constructing political realit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Josselson, R. (2007). Narrative research and the challenge of accumulating knowledge. In M. Bamberg (Ed.). *Narrative – State of the art*.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Kenyon, G. M. (2002). Guided autobiography: In search of ordinary wisdom. In G. D. Rowles and N. E. Schoenberg (Eds.). *Qualitative Gerontology: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2nd ed.). NY: Springer.

Kenyon, G. M., Clark, P., & de Vries, B. (2001) (Eds.). *Narrative gerontolog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NY: Springer (pp. 2-18).

Lapadat, J.C. (2004).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of early language and literacy development. *Narrative Inquiry*, *14*(1), 113-140.

Liebes, T. (1994). Narrativization of the news: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4*(1&2), 1-8.

McAdams, D. A., Josselson, R., & Lieblich, A. (Eds.)(2001). *Turns in the road: Narrative studies of lives in transition*. Bos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Murray, H.A. (1938). *Explorations in person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urray, H.A. (1955). American Icarus. In A. Burton & R.E. Harris (Eds.). *Clinical studies in personality* , vol. 3 (pp. 615-41). New York: Harper & Row.

Murray, M. (2006).〈敘說心理學〉。丁興祥、張慈宜、曾寶瑩譯（2006）。《質性心理學：研究方法的實務指南》。台北：遠流。（原書：J. A. Smith [Ed.][2001]. Qualitative psychology: A practical guide to research methods. London: Sage）

Norrick, N. R. (2000). Conversational narrative: Storytelling in everyday talk.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Onega, S., & Landa, T.A.G. (Eds.)(1996). *Narrat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Longman.

Quasthoff, U.M., & Becker, T. (Eds.)(2005). *Narrative interac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Randall, W. (2001). Storied words: Acquiring a narrative perspective on aging, identity and everyday life. In G. Kenyon, P. Clark, B. de Vries (Eds.). *Narrative gerontolog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New York: Springer.

Randall, W. L. & Kenyon, G. M. (2001). *Ordinary wisdom: biographical aging and the*

journey of life. Wesport, CN: Praeger.

Randall, W. L. & McKim, A. E. (2004). Toward a poetics of aging: The link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life. *Narrative Inquiry*, 14(2), 234-260.

Ricoeur, P. (1984). *Time and narrative*, vol. 1. Trans. K. McLaughlin and 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iessman, C.K. (1993). *Narrative analysis*. Newbury Park, CA: Sage.

Roeh, I. (1989). Journalism as storytelling, coverage as narrative.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3(2): 162-168.

Sarbin, T.R. (Ed.) (1986a). *Narrative psychology: 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New York: Praeger.

Sarbin, T.R. (1986b).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In T.R. Sarbin (Ed.). *Narrative psychology: 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New York: Praeger.

Tagg, S.K. (1985). Life story interview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 In M. Brenner, J. Brown, & D. Canter (Eds.). *The research interview*. London: Academic Press.

Weick, K. (1969).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ing.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本研究使用第二版，1979 出版）.

White, H. (1973).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